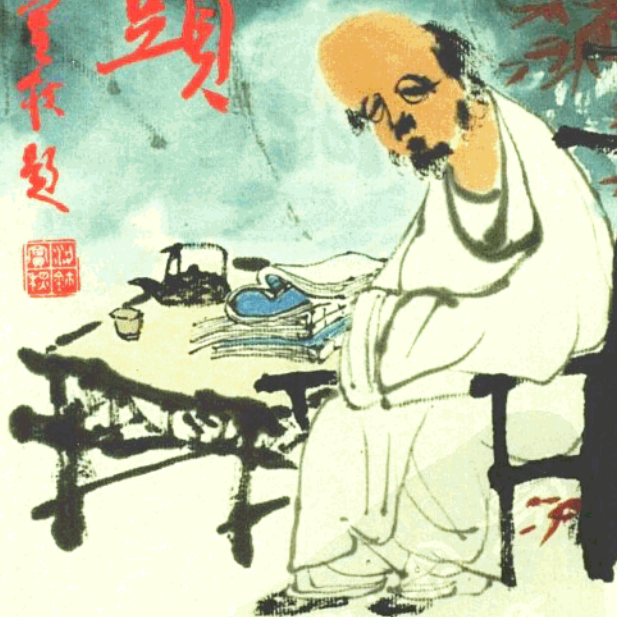


蕭敬人作品集

鳳點頭

蕭敬人題



龍鳳呈祥
PD

欣欣向荣
繫青作於首都



歸去來兮辭



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
盈室餅餌無儲粟生之所資未見
其術親故多勸余為長吏脫
然有懷求之靡塗會有四方之
事諸侯以忠愛為德家叔以予

貧苦遂見用為小邑于時風波

未靜心憚遠役彭澤去家百

里公田之利足以為酒故便求之

及少日眷然有歸歟之情何則

質性自然非矯勵所得飢凍

雖切遠已交病常沒人事皆

口腹自役於是悵然竊慨深愧
平生之志猶望一稔當歛裳宵
逝尋程氏妹喪于武昌情在駿
奔自免去職仲秋至冬在官
八十餘日因事順心命篇曰歸
去來兮乙巳歲十一月也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

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
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
迷塗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
遙以輕颺風飄而吹衣問征
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

圖片說明

• 明 樺 •

封面：李義弘「兩小無猜」。

封面題字：梁實秋。

扉頁印章：齊白石作「慙愧世人知」。

插頁：

- 一、齊白石題字的胡絮青作品，極為珍貴。
- 二、蘇軾墨蹟。

「鳳點頭」(二) 目次

第十三回	等閒平地起波瀾	三一九
第十四回	英雄愛道憑肝膽	三四三
第十五回	驪歌且莫翻新闕	三六一
第十六回	花明月黯飛輕霧	三八七
第十七回	金鷄三唱早看天	四一五
第十八回	天涯何處不相逢	四四七
第十九回	花自飄零水自流	四七五
第二十回	展眉含笑問檀郎	四九三
第二十一回	長劍如風關生死	五一七
第二十二回	畫樓寧負美人恩	五四五
第二十三回	世事如棋局局新	五五七
第二十四回	白首相知猶按劍	五八一
第二十五回	人情翻覆似波瀾	六一一

第十三回 發開平地起波瀾

關雪羽心頭一震，正待出聲，身邊上傳過來細柔的女子口音道：「噓——不要出聲——」

知道了對方的並無惡意，關雪羽也就不再吭聲。緊接着一股暖流，發自對方那隻纖纖玉手。

關雪羽心頭一暖，原先的寒意，頓時去了一半，只是那陣子麻痺之感，並未退却。無論如何，較之先前之一霎，却是舒坦多了。

黑暗裏，難以打量這位姑娘的嬌容月貌——關雪羽似乎已經認定她是誰了。

「謝謝妳，麥姑娘——」說了這一句，他頗似力不從心的閉上了眼睛。

那位姑娘鼻子裏嬌哼了一聲，沒有說什麼。

她那高挑身子，自一開始就掩飾在眼前的石柱子的後面，這地方，借助着高大的廳堂屏障，原本就够黑的，再一掩遮，神仙也難以察覺。

關雪羽自然心裏明白，大敵當前，可不敢絲毫大意，細小如呼吸之聲，亦不能帶出。

那位姑娘比他還仔細，睜着一雙靈活的眼睛，全神向暗中注視着，不時還適當地調整着她站立的角度——由於她那隻纖纖細手一直緊扣着關雪羽的腕子，無形中關雪羽也只能跟着她移動——

當然，這番動作是含有作用的。

緊接着，當空「撲嚕！」一陣衣袂盪風之聲，像是夜蝙蝠般地，飄過來一條人影。

落地之後，現出了過龍江高碩的身影。

黑得緊！所能看見的，也只有那一雙精光畢現的眼睛，閃閃有神。

風勢時起又歇，地上的枯黃落葉，沙沙作響！

過龍江、關雪羽，以及那個倚向亭柱的高姚長身姑娘，誰也沒有出聲。

靜靜觀察了一番，之後，過龍江一聲不吭的這才去了——臨去之前，他臉上所顯示出的鄙夷、怨恨表情，却在關雪羽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關雪羽既愧又恨，自從出道以來，這還是他第一次遇見敵手，無可否認，對方過龍江的功力，要較他勝上一籌，今夜如能僥倖不死，全係身後「麥姑娘」的臨時搭救，這番恩誼是難得的。

——他此來原是爲解救麥家之危，想不到臨到頭來，反倒要人家姑娘臨危援手，實在是

不大好意思！

令他驚異的是，這位「麥姑娘」功力之高，似乎已與自己不相上下——

這一點只憑她握着自己的那隻手上所傳來的氣勢，即可證實——如果沒有極深的內功造詣，何堪臻此？關雪羽心中暗自欽佩！

「多謝姑娘搭救——我好多了！」

「是麼？」身後姑娘俏皮的道：「我看不見得吧！」

聲音很低，關雪羽也只能模糊聽見。

他有說不出的怠倦感覺，全身麻軟不堪，但是一想到麥家上下安危，有如萬蟻鑽心，實在靜不下來——

「姑娘——你父親傷勢如何？……他……」一想到麥玉階很可能已死，大為內疚，嘆了一口氣，下面的話也就說不下去。

「你放心吧，我父親好好的，一點事也沒有！」輕輕哼了一聲，她淡淡的道：「別光顧人家，還是看看你自己吧！我看你倒是有性命之憂呢！」

這幾句話一經聽入關雪羽耳中，由不住吃了一驚，方才一來對方說話聲音太低，再者大敵當前，只顧敵人還來不及，未及分辨，這時才陡然警覺到對方口音有異，雖然十分耳熟，但絕非是麥小喬，這一點似可認定。

心念微動，情不自禁的偏過頭來，向對方打量一眼——

夜色雖黯，却亦難逃關雪羽觀察之微——一望之下，由不住令他心頭一震，半響作聲不得。

前面站立的這位姑娘，那裏是麥小喬？由其俏麗的輪廓，以及她特賦的氣質風華，立刻使關雪羽恍然驚覺到，對方敢情就是今晨小店所邂逅的那位「鳳姑娘」。

這可是他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的事情，呆了一呆，苦笑道：「原來是妳！鳳姑娘——」
對方少女微微一笑，半嗔道：「難得你還記得我的名字，我還以為你心眼兒裏就只有一個……」

那「麥姑娘」三字，總算沒有說出來，大眼睛滴溜一轉，向外面瞟了一眼——

「這裏不是說話的地方，我們先出去再說！」鳳姑娘打量着他，眉頭微皺道：「你本事不是大得很麼，怎麼這會子成了這副德性了？」

說到這裏，她忍不住笑了一聲，盯着他：「怎麼樣，能不能走？」

關雪羽生平何曾爲人奚落過？想不到此刻爲對方一個姑娘家揶揄打趣，一張臉實在有些掛不住，無如對方救助之恩，不容抹煞，聽其語氣亦不過玩笑性質，自然不便爲此發作。

當時聽在耳中，冷冷哼了一聲，倔強的道：「不礙事——我自己能走！」
一面說，霍地用力站了起來。

鳳姑娘頗似驚訝的道：「啊——？」

一聲未畢，關雪羽只覺得兩膝一痠，身子一閃，情不自禁的又坐了下來——

鳳姑娘眼明手快，輕舒玉腕，架住了關雪羽一隻胳膊，總算沒有讓他摔倒地上。

「你呀，這就別逞能了吧！」鳳姑娘似氣又憐的盯着他：「虧你還有這麼一身好本事呢，却是一點見識也沒有，難道你不知道，金鷄太歲的『斷魂指』毒在骨髓麼？」

關雪羽原本心中就有幾分疑惑，聽她這麼一說，只覺得心頭一涼，一時萬念俱灰，輕輕一嘆，未置一詞。

鳳姑娘看着他，無可奈何的搖搖頭：「得了，我揹着你吧，不瞞你說，那隻老金鷄要是再找回來，我跟你也差不多，一樣打不過他，沒辦法的事，三十六計，走爲上策，來吧，少爺——你也別拿架子了！」

一面說，轉過身子真的蹲了下來，却側過臉，似羞又笑的瞧着關雪羽，自己也怪害臊的樣子。

關雪羽搖搖頭道：「多謝姑娘一番好意，只是，我不能現在就走。」

「爲什麼？」

鳳姑娘緩緩站起來，疑惑的看着他道：「難道你還不死心，還要找他拚命？」

「那倒不是……」

關雪羽很是傷感的搖搖頭道：「我此行發過重誓，只要有一口氣在，絕計不令姓過的得逞——」

說到此，黯然苦笑道：「此事固是萬難，但我却別無選擇，這裏殺機四伏，姑娘方才援手之恩，在下永銘肺腑，姓過的不是傻子，說不定過一會又會轉回，姑娘爲萬全之計，還是早點離開的好。」

鳳姑娘看着他，似嗔又憐，無可奈何的道：「聽你這麼一說，我倒像是怕死貪生的人了，好吧，誰叫我們倆個有緣呢……老實告訴你吧，姓過的那個跟班的，已經被我點了穴，制住了，麥老頭跟那個姓黃的，目前也都沒事，已經藏起來了——這一下，你總可以放心走了……」

一面說，杏目流轉，打量着附近動態，顯現着十足的機警伶俐。

關雪羽聽她這麼一說，不禁略放寬心，却又有幾分迷惑，灼灼雙瞳，直向對方注視不語。

鳳姑娘輕輕哼了一聲道：「你莫非還不相信？好吧，我就陪你去一趟，你看見了他們，大概也就放了心了，總可跟我走了！」

關雪羽微微點了一下頭。

鳳姑娘立刻面現笑靨道：「來，我揹着你——」

關雪羽怔了一怔，輕嘆道：「在下與姑娘不過萍水相逢；何蒙姑娘如此恩待，却是受之有愧！」

鳳姑娘原是一張笑臉，被他這麼一說，似乎微微一怔，繼而竟呆住了。

好一會兒，她才又現出了笑臉——

「老實說你這句話，還真把我問住了……」鳳姑娘面上訕訕的道：「我要想一想才能够告訴你……喂——你倒是走不走呀！」

關雪羽原以爲她閱歷既深，行事必然亦甚老道，此刻看來，倒是自己方才那一問，有失孟浪，似乎多此一問了。

輕輕一咳，關雪羽道：「不能勞累姑娘——只請助我一臂之力也就行了！」

鳳姑娘一笑道：「好吧，眞要是不行，你可得先招呼一聲，待會摔着了可不是好玩兒的。」

關雪羽在彼此對答之際，早已聚集本身內力，把漫延身上的陣陣麻痺強自置於丹田一處，以他功力自可辦到，一生要強，所向無敵，更不願在對方姑娘家面前示弱，聆聽之下，一鼓作氣，眞的挺身站起來。

鳳姑娘拍了一下笑道：「好！眞有你的！」

話聲方落，就見關雪羽忽地又坐了下來，一面輕聲道：「小心！」

鳳姑娘趕忙向下一蹲，閃向柱後。

二人方自藏好，只聽見當前樹梢上一陣子沙沙聲響，緊接着人影飄動，面前已閃出一人——正是「金鷄太歲」過龍江。

由於在暗中處了一段甚長時間，關雪羽與鳳姑娘均已習慣暗中視物，是以把對方看得十分清晰——

過龍江似乎因為找尋關雪羽不着，更兼以自己手下跟班祝天斗爲人點了獨門穴道，以他之功力見識，居然解他不開，因此想到很可能另有高手在場，是以越加忿怒無名，偏偏對方杳如黃鶴，竟是找不着。

這時只見他滿面怒容，圓睜着兩隻眸子，頻頻向四下打量着，一面頻頻冷笑不已——

「姓關的，你跑不了的，我知道你藏在那裏。」

嘴裏雖這麼說，兩隻眼睛兀自左右頻頻逡巡不已，風引樹動，一排翠竹「咯吱吱——」搖曳不已，明月當空，却驅不走令人心悸的眼前陰森氣氛。

過龍江如電雙瞳，繼續靜靜地在眼前搜索着——

關雪羽察其來勢，幾乎已接近自己不遠，不禁暗自心存戒備——

他遂即以傳音入秘的功力，鼓動下腹，把一絲聲音，傳向鳳姑娘身邊道：「姑娘不要害怕，果然他若來到這裏，我當以『大霹靂手』，取他性命便了！」

這兩句話說得至爲淒涼，鳳姑娘何許人也，一聽也就會意。

她輕輕一嘆道：「這麼說，你自己也活不成了！」

那是因爲「大霹靂手」這門功夫，固是厲害絕頂，惟在於萬不得已情況之下最後之煞手功力，一經施展，敵人固然非死卽傷，自身却以全身氣血一鼓作氣而爆炸而必死無疑，是以非到最後拚命關頭，萬不得已之情況下，是不會想到這麼施展的。

關雪羽苦笑了笑，沒有置答。他何嘗又願意這麼施展，只是想到了本身已爲對方毒指所傷，以金鷄太歲之狡黠凌厲，所煉之毒，必然獨樹一門，除却其本門之外，外人無能解開，橫豎是死路一條，也就無所謂一拚了！

二人對答，全以「傳音入秘」互通，外人卽使近在咫尺，也難聽見。

鳳姑娘蘭心蕙質，對於關雪羽之傷勢，早有所見，正想傳聲過去，要他稍安勿躁，嘴唇方動，未待出聲，却只見眼前黑影略閃，「金鷄太歲」過龍江已現眼前。

過龍江來得突然，二人俱不禁爲之一驚，只道是二人藏身之處，已爲其所發現——却是皇天有眼，恰恰就在這一霎，對面竹梢「劈啪！」聲中，驀地揚起了一隻烏鴉。

「金鷄太歲」過龍江幾乎已將舉步前邁，耳聞及此，陡地一個旋身，「唰！」地掠身而起，一連兩三個起落，直向着那排竹林撲了過去。

——這一霎，良機難逢，鳳姑娘一拉關雪羽道：「快走！」